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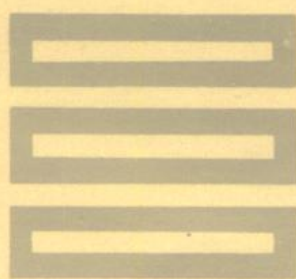
外

道

書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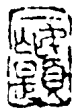
巴蜀書社



第二十七册

藏外道书

李一氓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第二十七册 戒律善書類 目錄

太上感應篇集傳

一

感應篇圖說

一一七

陰騭文圖說

二九七

省心錄

三九九

照心寶鑑

四一三

衛濟真詮

四九七

太上寶筏圖說

五八二

指淫斷色篇

八四四

惠氏箋敘

中國通志協會藏書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惟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鈐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併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一

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閒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僊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閒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鈐諸版而仍問敘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爲之敘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敘

俞氏續義敘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

禍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鈐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微引淵博文字雅馴然予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二

增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爲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略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字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卷帙繁重釐爲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爲息黥補劓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一有二月德清俞樾

姚氏注敘

注感應篇者以惠松崖先生箋及柴省軒先生直解爲善本武康沈君菰湖取合梓者詒予受而讀之知

兩先生之於是書勤矣然惠注博雅而流俗或苦其
奧紫解詳悉而高明者或微病其瑣也竊謂天人所
以能感應者此心而已感應字人者天之心而心者
人之天也讀是書者其要在求諸心孟子曰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以禮存心則有所不敢以仁存心
則有所不忍有所不忍則其行也恕有所不敢則其
動也敬敬且恕邦家無怨之道即天人感應之幾也
篇中所列善惡其目不一大氏不出此二者竊本此
意妄爲之注雖於兩先生無能爲役要使讀者知求
諸心而已或曰既內求諸心矣何假感應之說爲是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三

又不然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不善不能望
之人人矣使其有所慕而爲善也不猶愈於無所慕
而漠然不爲善者乎使其有所畏而不爲不善也不
猶愈於無所畏而悍然爲不善者乎此太上垂訓之
苦心亦前後注是書者之苦心也注既成同人咸勸
付梓因識其緣起如此道光三年孟春月歸安姚學
瑛敬書於水月禪林寓舍

于氏贊言敘

取千百年家誦戶習之舊典而附以己見其言不已
贅乎六經四子之書感應心法也二十一史感應公

案也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半生之所閱歷感應之見
在事實也不得其意日誦無益得其意無往而非感
應篇也近日從事此篇者或詮釋詳明或引據典贍
或參以釋道之言或輔以功過之格倘體裁之變毫
剗刷之工流傳海內數十百家外之者以爲邀名之
習氣知之者亦視爲樂善之具文而已今復踵而爲
之說是亦不可以已乎曰不可人心嚮往本無定在
偶有所觸忽然動心老生常談頓覺咀之有味此忽
然之一動即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穀種之始生也火
之然也未必燎原泉之達也未必滔天穀種之生也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四

未必實穎實粟千倉萬箱然其端已肇當必有至焉
者果其至焉則鑽燧而取之掘井而出之播種而耰
之者不可謂無一舉手之功也今既睹鑽燧掘井播
種者之後先繼起而予獨不能爲支離攘臂於其間
乎癸亥春夏校士廣韶肇慶往來三州間有遺予小
本感應篇者舟中無事繙閱有會信筆而書不覺盈
帙繁簡不論詳略任意既非詮釋之體又無引據之
學聊自攄其所見非欲奉抔土而益太山也詞之不
文所不暇計命曰贊言梓以施焉是編也乃鐵樵之
感應篇非天下人之感應篇也不自揣而居然問世

何也固無意於邀名亦不成其爲樂善所望流播同人庶幾觀之者之心之忽然一動耳其不動者吾未嘗執以相繩也吾言吾固自贊之矣康熙癸亥夏六月新城于覺世鐵樵甫題

太上感應篇集傳敘

五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

太上感應篇

六

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僊可冀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誦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

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
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
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
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誦誦聖賢侵陵道德射飛
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
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
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計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
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

太上感應篇

七

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
厭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
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
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
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俾而抑之
埋壘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傳抵觸父兄強取強求
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
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川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譏毀平人毀人侮直
罵神侮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
施設淫欲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饒人左道惑眾短尺
狹度輕稱小升以僞稜真采取姦利壓良爲賤誣
惡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
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壙

太上感應篇

八

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朝旦號怒
對北涕唾及溺對龜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
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
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
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
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
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

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
有會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厥善奉行久久必
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
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
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

九

太上感應篇集傳卷第一

元和惠棟箋 德清俞樾續義 歸安姚學瑛注

太上曰

箋曰太上者最上之稱春秋正義曲禮曰太上貴德春

秋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經傳言

太上者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眞誥甄命授曰

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

清眞人爲老君之師陶宏景注云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爲太極左

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又云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

道經云太上下知有之願歡堂話堂話四卷即以老子義疏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爲太古上德之人是也是書乃修眞者述太上之

旨而爲之當在玉鈐經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

命符諸書中皆晉以前書而此篇言道戒尤關日

用尙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易背義者以此

思憂禮實小人之福是以昔人表而出之名之

曰感應夫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故必慎所以感之者新序有感必有應自然之道也

續義曰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

上極尊之俄淮南厲王長傳集注引如清曰太上

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虛辨注

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茲之所稱其兼時德而言乎嘗讀荀子書君子篇曰聖王在土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二

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茲篇其即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秦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注曰太上者最上之稱老君之師也此篇出道藏而所言皆儒者省身克己之要所謂感應即作善

降祥作不善降殃之旨蓋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有是非氣有順逆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慎所以感之者而已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箋曰虞仲翔注易以坤爲鬼禍乾爲神禍鬼神爲禍是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爲善陰爲惡故禍福

以類相從字皆從示示神事也說文天者神然則禍福皆天也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禍兮福伏老子

禍與福鄰荀子吉凶同域憂喜聚門鶡冠子降之者天

召之者人禍重於地福輕於羽羽叶有禍不及禍

來連我韓非子自作難活天作猶可

續義曰此左氏春秋傳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

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

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歟

注曰召之爲言感也禍福出入無一定之門爲善

召禍爲惡召禍人所自取天無容心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箋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外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箋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外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箋曰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外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李詳案影古止作景

而黃鐘應於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
應聲影之象形劉向新序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書積善之家必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易聖人之言感應禍
福速哉漢書

續義曰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
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於
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
書曰善惡之應甚於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
至東晉古文尙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四

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
出或猶在古文尙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
爲道家之說也

注曰報之爲言應也善則福隨之惡則禍隨之未
有形直而影曲形曲而影直者

增錄于氏贊言曰兩儀判陰陽則剛柔異而吉凶
定焉人心分明昧則善惡殊而禍福隨焉太極自
然之理人弗能違鬼神弗能違天地亦弗能違也
天怒人怨凶咎相仍謂之曰禍與無妄之災不同
心泰身安富貴壽考謂之曰福與偶然僥倖不同

門者門戶之門猶陣法之生門死門也有門則有
關鍵方位門有時而開亦有時而閉無門則東行
西走惟吾所之絕無阻隔絕無障礙所以如影隨
形也召招而來之也禍福在天地之間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專待人之召之耳如君之召臣以旂則
士至以旌則大夫至如鍊師之召神焚符則風伯
至發檄則雨師至世人心無主見取旂旂符檄
突亂發自己亦不復記憶以至禍福紛至沓來應
接不暇遂以爲不招而自至也豈不謬哉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五

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箋曰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
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
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
對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
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卽司命
之屬也是以禮記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
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
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
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

祀首司命故也

續義曰司過之神卽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卽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本

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束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又曰禮記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則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不齒曰凶宋冠曰短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崇傳傳臣聞師曰犯神者有疾天之禍亦尙書家師說也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

笑筭卽算也

又曰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蓋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修省而不敢爲非其意固甚善也後儒不信其言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蓋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畏也

注曰司過之神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七

者算者一日也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貧耗憂患乃死亡之漸猶吝爲凶之漸也

人皆惡之惡去聲

箋曰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爲詩人所畏玷汝南

之月旦詳助先注難除六朝敕令並云洗除先注蓋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

目也殊洛邑之井疆書終身不齒禮豈非三代之

直道尙在於斯民四凶之不才載謠於人口乎莊

贊

續義曰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

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為羣邪之所惡賴祁奚之一
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嘆世俗之參
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偽以
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仍讀如美惡之惡可知其
義之通矣既為惡人而不為人惡是猶表曲而
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注曰好善惡惡人心即天理也

刑禍隨之官刑鬼禍

箋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莊子
宵人之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國語焉避害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八

也左傳天奪之魄孰逃威也左傳

續義曰刑古字與型通尙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
引石經作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
猶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
而禍之說文曰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
有禍亦可畏矣太玄曰俟禍介介凶人之郵

注曰出禮入刑辟福求禍為惡之報如影隨形

吉慶避之

箋曰易道以乾為善為祥為福為祿坤為喪為惡
為殺為亂仲刑注易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備
吉備慶也仲刑注易云陽吉陰

續義曰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既無善

實又何吉慶之有

注曰從逆則凶安得惡迪之吉積不善有殃安望
積善之慶其相反也若相避然

惡星災之

箋曰歲在豕韋長宏識蔡侯之禍星出婺女禪竈

知晉國之凶春秋類蓋德隆則昏星星隆則昏德

漢惟天時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殘並會六賊五殘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九

皆星德之不修禍之何益終逮於喪亡而已

續義曰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
星之號皆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俛星掌和和
為事是人事實應星象皆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
則凶人之所在惡星臨之矣

注曰在天為惡曜在人為惡念氣類相感災豈自

外至哉

算盡則死

箋曰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稟數所稟
本多則紀算雖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

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之疾無過十年驗伯有之亡不能五稔國語左傳算之盡也何日之有

續義曰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章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壽此卽算盡則死之謂也

注曰人誰不死爲惡不悛以致不終其天年不亦傷乎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箋曰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土

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周禮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

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卽三六三

台卽文昌也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禮疏

侃六以爲文昌第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辭有太

司命少司命七祀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星見

經封禪書荆巫祠司命漢律祠祗司命皆謂少司

命也別詳其大司命乃文昌第四星卽星傳之上

台矣張君房雲笈七籤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

天之北斗君主命錄籍上總九天諸錄中統鬼神

簿目下領學眞兆民命籍諸天諸地無不總統陶

宏景眞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耳又云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蓋上天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謂顏超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事載記漢趙壹謝友人書曰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則三台北斗之說其來久矣

續義曰周官大宗伯職以絜燎祀司中司命鄭司

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

三台亦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中爲司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土

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

命與下文所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

彼司命卽上文司過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

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

書云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

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籬六

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

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宮與三台皆

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既以文昌宮之司命爲上

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三台皆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君矣
注曰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此三台也北斗神君主命錄籍紀者三百日也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箋曰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豪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玉樞經注云上尸名青姑中尸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游行饗人祭醑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

續義曰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載神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壽按劉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自西漢時已有之矣

注曰道家所謂三彭也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箋曰眞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蹂躪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羣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謫過豪分不遺

續義曰庚申屬金秉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三

訟亦猶王者順秋令而詰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君子於庚申之日宜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義此則吾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說也

注曰道家云三守庚申尸蟲伏七守庚申尸蟲滅人能慾念窒欲慎言語節飲食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三彭不得持其權又安能勝其口徒區區不睡以守之疎矣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箋曰淮南子萬畢術曰萬畢人姓名見鬼笑列傳
蓋入公之輩有術一卷漢

地蒙祀竈解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

祀之以祈福祥對神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前

此部陰子方曰竈神可以致福孫子藏祭竈請

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

治察一作祭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

紀小者奪算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己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

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砌上童

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

壤子也裸五行書曰竈神名禪禪單字相近蓋禪

有髻司馬彪曰竈神也李義音吉杜公瞻引字

五經異義曰竈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博頻字

子郭衣黃衣司馬彪曰著赤衣狀如美女夜披髮從竈中出知

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續義曰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生軀命

所關莫大於飲食而竈則為飲食之所從出百物

之精皆聚於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

之所以謹祀竈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祀

融祀以為竈神此說之近古者若乃西陽襍俎諸

書虛設姓名羅陳子女無稽之談近於褻矣又苟

子正論篇雅而微乎五祀即謂微乎竈也蓋專言

之則為竈通言之則為五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

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祀之神皆能錄人功

過上白於天不獨竈神也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

神將伺人

注曰竈者五祀之一去人最近其神常以月晦日

上天白人罪狀凡人為不善於冥冥之中者以為

人莫我見耳豈知司過之神在人間北斗神君在

人上尸神在人身竈神在人家昭布森列非可誣

也一動念一矢口一舉足可不懼哉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箋曰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

事而損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初學記

引河圖曰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謂河洛也黃帝曰凡人生一

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

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

加七百二十又云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祿所

表事賜算中功抱朴子曰紀者三百日也段成式

算者三日也孫思邈李昌齡傳云紀之為說一云

十二年此俗說一云三百日算之爲說一云百日成段

式一云一日棟謂人上壽百二十依河圖之說算

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算爲一日近之

續義曰諸家言紀者其數不同尙書畢命篇既歷

三紀世變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

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

二年曰紀是一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

不盡可信然古文尙書亦出魏晉間與此篇之出

大畧同時然則此篇所云奪紀者亦必以十二年

爲一紀明矣紀爲十二年則算當爲一歲歲星太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去

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爲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

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

注曰二百日爲紀或云一歲或云十二年一日爲

算或云三日或云百日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

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其實事迹

之惡皆起於心故君子必慎其獨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箋曰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

玉鈴經曰欲求僊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若

行不修而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爲上除過

次之

注曰欲生其形先生其心善惡者心之所由生死也大小之過如非義而動以下所言皆是

增錄于氏贊言曰太上勸人爲善開章卽言天地有司過之神又云錄人罪惡又云言人罪過並不

說天地有司善之神錄人功德言人善行何也此其理先聖言之詳矣大學曰明德孟子曰性善曹

溪六祖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可見人生之初箇箇皆是好人材料只緣習氣不好江河日下至於

今日無不爭奪之利名無不貪縱之嗜欲無不報復之冤對無不打算之機關將普天下打就口舌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去

凶場是非惡海人生六七歲稍有知覺便見有過之人十餘歲嗜欲漸開便想作過之事習慣成自

然遂以爲善爲勸問奇事而得過爲固然竟有自少至老不曾作一件好事者前唱後和彼步此趨

何自而生思過念頭乎此點念頭他人再替不得天地鬼神明知其故但不能教人猛省於無過之

先又不能任人放肆於有過之後止得按律治罪細加譴罰天地鬼神諒亦痛之惜之而無可如何

也然此點念頭畢竟未嘗斷絕忽然省悟便思悔

過既思悔過便不爲惡既不爲惡自然爲善若既
不爲惡又不爲善人心無此第三條路故太上問
章言惡不言善言罰惡不言賞善也子曰假我數
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未嘗云假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有大功也所謂只有除翳法別
無求明方大學之明明德孟子之存之六祖之見
性都是在自己心地上淘洗得十分乾淨便是盡
頭工夫不會另添出爲善方法也不思去惡而連
思爲善譬如人自糞溷中出來不取清水沐浴遂
衣冠見客方且自詡曰我已妝飾齊整矣有不掩
鼻而過之者乎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太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筌曰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耳
不兩聽而聰荀子不揆於是非則有多岐之患不審
於進退則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務以道爲折
衷也

繼義曰是道非道卽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
道也太上之禁具於此篇其說見前

注曰道者人所當行之路是則進毅然必爲非則
退介然自守周子曰果而確無難焉

不履邪徑詳案邪當作義說文曰義

筌曰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爲防姦也周君

子之所由有義路有禮門惟其行之卓卓故能履

之坦坦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老射邪趨疾東

語橫奔失路楚詞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繼義曰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平易於

身無損傷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

不由徑正義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

正義所說見君子保身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

子律己之嚴

太上感應篇集傳一

太

注曰履邪徑而得焉是詭遇獲禽也履邪徑而失

焉是多岐亡羊也君子遵道而行而已矣

不欺暗室

筌曰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明

如字事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顏回不

改容於夜浴選環不變節於宵行叶抗劉夫惟

整靈臺之方寸自能止虛室之吉祥也莊子

繼義曰詩云尙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

隅謂之屋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

明處也鄭云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